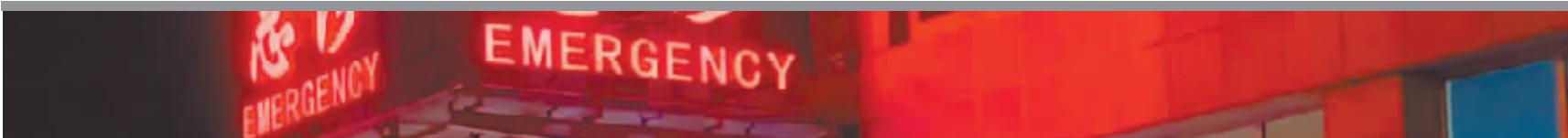


2022年8月19日  
星期五

值班副主编 尤晓海 责任编辑 迟群力 版式 关健阳



记者走进哈医大一院急诊室，与医护人员一同经历救治之夜

# 深夜急诊室 追赶心跳的希望



□本报记者 徐日明 文/摄

医院是一个人们绕不开的地方，新生与死亡、眼泪与狂喜、失望与希望……种种对立在这里不断地交织纠缠，人生百态也在这里不断上演。这里如同试金石，亲情的厚薄、人情的冷暖都显露无遗……同时，还有那全力以赴的奔跑以及热得发烫的心意，都在展示着对生命无限的敬畏。

8月19日，是第五个中国医师节。8月16日深夜到17日凌晨，记者走进哈医大一院群力院区急诊，与当日值班的急诊内科吴锋、神经内科施倩、急诊外科官文龙三位医生及全体护士一同，体验一个忙碌不眠夜。

8月16日  
20时

关于偶尔和总是

## “相比治疗，患者有时更想知道该咋办”

20时，天色已晚，红蓝色交替的灯光在夜色中闪烁着，“120”急救车开始一辆接着一辆地驶入院内，患者也开始排起了队，这是护士们口中的“第一波儿”。

急诊内科门前，一对70多岁的夫妻等在那里。攀谈中记者了解到，他们已经走了多家医院，老先生一直在发热，呼吸科、消化科没检查出任何炎症。老太太轻声哭泣，老先生面色苍白。

此时急诊内科门外暂无患者，吴锋医生走出了诊室，来到老夫妻身边。

“医生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？”

“现在是有两个方案可供你们选择，一是立即收治住院，虽然找不到病根，但是可以对症治疗，随时处理发热情况；第二是可以到有感染科的门诊去检查，目前各科查不到病因，深度怀疑是细菌感染。同时，我可以给你们开一些药，缓解一下现有的症状。”急诊内科医生吴锋说。

20分钟后，这对老夫妻再次回到急诊内科门外，此时吴医生的诊室门前已经排了五六位患者，再没可能离开诊室出去和他们说话了。此时，他们已经可以静静地坐在门外等待，老太太脸上的泪痕干了，老先生的面色也有了红润。

“‘偶尔是治愈，时常在安慰，总是在帮助’，讲的就是我们医生。虽然这里是医院，但是患者有时需要的未必是立刻治疗，可能只是需要知道他现在怎么了？应该怎么办？当他们知道，有人在意他们，有人在管他们，焦虑的情绪缓解了，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症状。比如那个老先生，当他了解自己病情应该如何处置之后，面色就好多了。”吴锋医生说。

**新分类**  
买房卖房 咨询 55555621  
出租出兑 电话 55555631  
搬家服务 微信 xf17311

**招商加盟**

诚招合作  
我们诚招全国加盟商，诚邀有二手机车评估和拍卖资质的机构合作。  
咨询电话：82322285 13703606001



“急救车来了……”22时许，暂时的宁静被急救车闪烁的灯光打破。护士急忙跑过去打开了“120”急诊通道，一阵紧急的脚步声、急促的呼喊声以及带着哭泣的催促声便一起随着夜风“卷”了进来，急诊大厅再次一片嘈杂。伤者是个孩子，因为头部摔伤被送到了医院。

“他是我的第39个患者。”急诊外科医生官文龙说，这是16日16时30分至此时段的急诊数字。

幸好孩子的伤并不严重，头皮下及颅内血肿，并无生命危险。当听到医生说“无危险”，看见伤者入院接受治疗后，刚刚的哭泣声也随即消失。家属在护士的带领下办理入院手续，其他的家属也有序地退到医院门外等候，有人擦着额头上的汗：“刚刚真是吓坏了。”

“那个写着‘红区’的房间就是抢救室。一扇门，隔着希望与失望，或者说是人生的转折或是终点。在那个门外，经常能看见跪在门前的人，虽然大家都明白跪拜并不会改变现实，但是也许只有这样才会让他们心里有所寄托，让在门前的等待不会过于漫长。”急诊医生说。

“那次是一个孩子，刚满周岁，非常健康，只是因为呛到了奶而生命垂危，来院的时候身体已经青紫了。”带班护士组长沈悦回忆说。隔着红区的门，孩子的父母崩溃了，孩子的妈妈瘫软地坐在地上，孩子的爸爸半蹲半跪在妻子旁边，夫妻俩的情绪已经承载不了语言。就在这时候，从外面进来一对老夫妻，衣着整洁，但是脚步蹒跚踉跄，头发凌乱、面色苍白，他们盯着沈悦不断地询问：“我孙子呢？”

沈悦知道，老人就在等着她说一句“已经没事了，在办住院手续”。也许听到这句话，这对老夫妻会立即坐倒在地上，憔悴的神情也会从脸上一扫而空，但是她无法回答，含在眼圈里的眼泪忍着没掉下来。此时沈悦能清楚地感受到，这个家的“主心骨”塌了。

“每一个人在陌生人眼里都是平凡的，而对于他们的亲人来说，无论年长或年幼，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，这也是我们必须努力面对每一个患者的意义所在。”急诊外科官文龙医生说。

## “表面的冷漠，只是为患者预留的理性”

23时许，喧闹了半夜的急诊室再一次短暂地安静了下来。此时，急诊室里只有两个醉酒的年轻人，手上打着吊瓶，躺在担架车上胡乱地说着醉话。室外拥挤的停车场已经空空荡荡，外面住宅楼的灯光多已熄灭，院里红色急诊灯箱在夜色下格外显眼。

诊室内，三位医生静静地坐着，仿佛刚刚看到的流血、痛苦、呼吸困难都已经“翻页”。有人说，医者父母心，医生的心“应该是最软的”，而生活中极少有人见到医生在为患者的病痛而流泪。于是又有人说，医生早已看透人间聚散，他们的心“应该是最硬的”。

“上一次为患者掉眼泪是什么时候？”吴锋、施倩和官文龙三位医生的“时光机”几乎同时定格在了多年前，他们已经有好多年没有为患者流过泪了，准确地说是没有当面流泪了。

“大约在六年前吧！那位患者是一位肿瘤患者，大约50多岁。”官文龙医生今年33岁，六年前他刚毕业不久。因为疾病，那位患者的伤口不能愈合，手术后整个刀口就是裂开的状态，皮肤、肌肉、软组织，就这样暴露了三个月。

“在住院100天的时候，他糊涂了，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同事。”官医生说，去查房的时候，那位患者请他坐，还叫了一个陌生的名字，和他聊起了工作单位的往事。

“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了？”面对这样的问题，官医生撒谎了。他解释说，当时自己并不是以一个医生的身份，而是串通着那位患者以前的同事。当时那位患者笑了笑，对他自己的身体状态大约也是了解的。

第二天，当官医生再想以同事的身份去安慰那位患者的时候，已经不可以了，因为患者此时的状态是清醒的。

“医生啊，我不想再治了，就让我走吧，我快没有钱了吧。”患者对官医生说。

“后期治疗的费用并不高，而且刚和你女儿沟通过，她说晚上就会续交费用……”没等官医生说完，患者就打断了他：“我知道我还有点儿钱，不过不想再这样花掉了，我想留给我女儿，这是我这个爸爸的对她的疼爱了。”

病还是要治的，但官文龙躲在医生办公室里哭了个一塌糊涂。为患者？为父爱？还是为自己作为医生的无力，直至六年后的今天，官文龙医生仍然说不清，只觉得心里被一块大石头压住了。

“在医院急诊室，人生百态看得清清楚楚，亲情厚薄一览无余。有听到高昂费用就果断离院的，有亲友将患者送到医院后悄悄离开再无音讯的，当然更多的是不惜代价抢救亲人的……我们是医生，不评价目睹的每一个选择，因为这是每一个家庭慎重选择后的考量，我们要做的只能是理性认真地提出解决方案。”吴锋医生说。

“合格的医生都是从不再被情绪左右开始，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患者，他或她，同样是一个家庭不可缺少的人，冷静的心态是对他或她最大程度的负责任。”神内科急诊医生施倩说。

沈悦知道，老人就在等着她说一句“已经没事了，在办住院手续”。也许听到这句话，这对老夫妻会立即坐倒在地上，憔悴的神情也会从脸上一扫而空，但是她无法回答，含在眼圈里的眼泪忍着没掉下来。此时沈悦能清楚地感受到，这个家的“主心骨”塌了。

“每一个人在陌生人眼里都是平凡的，而对于他们的亲人来说，无论年长或年幼，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，这也是我们必须努力面对每一个患者的意义所在。”急诊外科官文龙医生说。

8月16日  
23时

关于路人甲和“主心骨”

## “都是家里‘主心骨’，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意义”

“上次为患者掉眼泪是什么时候？”吴锋、施倩和官文龙三位医生的“时光机”几乎同时定格在了多年前，他们已经有好多年没有为患者流过泪了，准确地说是没有当面流泪了。

“大约在六年前吧！那位患者是一位肿瘤患者，大约50多岁。”官文龙医生今年33岁，六年前他刚毕业不久。因为疾病，那位患者的伤口不能愈合，手术后整个刀口就是裂开的状态，皮肤、肌肉、软组织，就这样暴露了三个月。

“在住院100天的时候，他糊涂了，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同事。”官医生说，去查房的时候，那位患者请他坐，还叫了一个陌生的名字，和他聊起了工作单位的往事。

“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了？”面对这样的问题，官医生撒谎了。他解释说，当时自己并不是以一个医生的身份，而是串通着那位患者以前的同事。当时那位患者笑了笑，对他自己的身体状态大约也是了解的。

第二天，当官医生再想以同事的身份去安慰那位患者的时候，已经不可以了，因为患者此时的状态是清醒的。

“医生啊，我不想再治了，就让我走吧，我快没有钱了吧。”患者对官医生说。

“后期治疗的费用并不高，而且刚和你女儿沟通过，她说晚上就会续交费用……”没等官医生说完，患者就打断了他：“我知道我还有点儿钱，不过不想再这样花掉了，我想留给我女儿，这是我这个爸爸的对她的疼爱了。”

病还是要治的，但官文龙躲在医生办公室里哭了个一塌糊涂。为患者？为父爱？还是为自己作为医生的无力，直至六年后的今天，官文龙医生仍然说不清，只觉得心里被一块大石头压住了。

“合格的医生都是从不再被情绪左右开始，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患者，他或她，同样是一个家庭不可缺少的人，冷静的心态是对他或她最大程度的负责任。”神内科急诊医生施倩说。

沈悦知道，老人就在等着她说一句“已经没事了，在办住院手续”。也许听到这句话，这对老夫妻会立即坐倒在地上，憔悴的神情也会从脸上一扫而空，但是她无法回答，含在眼圈里的眼泪忍着没掉下来。此时沈悦能清楚地感受到，这个家的“主心骨”塌了。

“每一个人在陌生人眼里都是平凡的，而对于他们的亲人来说，无论年长或年幼，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，这也是我们必须努力面对每一个患者的意义所在。”急诊外科官文龙医生说。

8月16日  
22时

关于眼泪与理性

## “表面的冷漠，只是为患者预留的理性”

“上次为患者掉眼泪是什么时候？”吴锋、施倩和官文龙三位医生的“时光机”几乎同时定格在了多年前，他们已经有好多年没有为患者流过泪了，准确地说是没有当面流泪了。

“大约在六年前吧！那位患者是一位肿瘤患者，大约50多岁。”官文龙医生今年33岁，六年前他刚毕业不久。因为疾病，那位患者的伤口不能愈合，手术后整个刀口就是裂开的状态，皮肤、肌肉、软组织，就这样暴露了三个月。

“在住院100天的时候，他糊涂了，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同事。”官医生说，去查房的时候，那位患者请他坐，还叫了一个陌生的名字，和他聊起了工作单位的往事。

“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了？”面对这样的问题，官医生撒谎了。他解释说，当时自己并不是以一个医生的身份，而是串通着那位患者以前的同事。当时那位患者笑了笑，对他自己的身体状态大约也是了解的。

第二天，当官医生再想以同事的身份去安慰那位患者的时候，已经不可以了，因为患者此时的状态是清醒的。

“医生啊，我不想再治了，就让我走吧，我快没有钱了吧。”患者对官医生说。

“后期治疗的费用并不高，而且刚和你女儿沟通过，她说晚上就会续交费用……”没等官医生说完，患者就打断了他：“我知道我还有点儿钱，不过不想再这样花掉了，我想留给我女儿，这是我这个爸爸的对她的疼爱了。”

病还是要治的，但官文龙躲在医生办公室里哭了个一塌糊涂。为患者？为父爱？还是为自己作为医生的无力，直至六年后的今天，官文龙医生仍然说不清，只觉得心里被一块大石头压住了。

“合格的医生都是从不再被情绪左右开始，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患者，他或她，同样是一个家庭不可缺少的人，冷静的心态是对他或她最大程度的负责任。”神内科急诊医生施倩说。

沈悦知道，老人就在等着她说一句“已经没事了，在办住院手续”。也许听到这句话，这对老夫妻会立即坐倒在地上，憔悴的神情也会从脸上一扫而空，但是她无法回答，含在眼圈里的眼泪忍着没掉下来。此时沈悦能清楚地感受到，这个家的“主心骨”塌了。

“每一个人在陌生人眼里都是平凡的，而对于他们的亲人来说，无论年长或年幼，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，这也是我们必须努力面对每一个患者的意义所在。”急诊外科官文龙医生说。

8月16日  
20时

关于偶尔和总是

## “相比治疗，患者有时更想知道该咋办”

“上次为患者掉眼泪是什么时候？”吴锋、施倩和官文龙三位医生的“时光机”几乎同时定格在了多年前，他们已经有好多年没有为患者流过泪了，准确地说是没有当面流泪了。

“大约在六年前吧！那位患者是一位肿瘤患者，大约50多岁。”官文龙医生今年33岁，六年前他刚毕业不久。因为疾病，那位患者的伤口不能愈合，手术后整个刀口就是裂开的状态，皮肤、肌肉、软组织，就这样暴露了三个月。

“在住院100天的时候，他糊涂了，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同事。”官医生说，去查房的时候，那位患者请他坐，还叫了一个陌生的名字，和他聊起了工作单位的往事。

“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了？”面对这样的问题，官医生撒谎了。他解释说，当时自己并不是以一个医生的身份，而是串通着那位患者以前的同事。当时那位患者笑了笑，对他自己的身体状态大约也是了解的。

第二天，当官医生再想以同事的身份去安慰那位患者的时候，已经不可以了，因为患者此时的状态是清醒的。

“医生啊，我不想再治了，就让我走吧，我快没有钱了吧。”患者对官医生说。

“后期治疗的费用并不高，而且刚和你女儿沟通过，她说晚上就会续交费用……”没等官医生说完，患者就打断了他：“我知道我还有点儿钱，不过不想再这样花掉了，我想留给我女儿，这是我这个爸爸的对她的疼爱了。”

病还是要治的，但官文龙躲在医生办公室里哭了个一塌糊涂。为患者？为父爱？还是为自己作为医生的无力，直至六年后的今天，官文龙医生仍然说不清，只觉得心里被一块大石头压住了。

“合格的医生都是从不再被情绪左右开始，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患者，他或她，同样是一个家庭不可缺少的人，冷静的心态是对他或她最大程度的负责任。”神内科急诊医生施倩说。

沈悦知道，老人就在等着她说一句“已经没事了，在办住院手续”。也许听到这句话，这对老夫妻会立即坐倒在地上，憔悴的神情也会从脸上一扫而空，但是她无法回答，含在眼圈里的眼泪忍着没掉下来。此时沈悦能清楚地感受到，这个家的“主心骨”塌了。

“每一个人在陌生人眼里都是平凡的，而对于他们的亲人来说，无论年长或年幼，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，这也是我们必须努力面对每一个患者的意义所在。”急诊外科官文龙医生说。

8月16日  
23时

关于路人甲和“主心骨”

## “表面的冷漠，只是为患者预留的理性”

“上次为患者掉眼泪是什么时候？”吴锋、施倩和官文龙三位医生的“时光机”几乎同时定格在了多年前，他们已经有好多年没有为患者流过泪了，准确地说是没有当面流泪了。

“大约在六年前吧！那位患者是一位肿瘤患者，大约50多岁。”官文龙医生今年33岁，六年前他刚毕业不久。因为疾病，那位患者的伤口不能愈合，手术后整个刀口就是裂开的状态，皮肤、肌肉、软组织，就这样暴露了三个月。

“在住院100天的时候，他糊涂了，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同事。”官医生说，去查房的时候，那位患者请他坐，还叫了一个陌生的名字，和他聊起了工作单位的往事。

“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了？”面对这样的问题，官医生撒谎了。他解释说，当时自己并不是以一个医生的身份，而是串通着那位患者以前的同事。当时那位患者笑了笑，对他自己的身体状态大约也是了解的。

第二天，当官医生再想以同事的身份去安慰那位患者的时候，已经不可以了，因为患者此时的状态是清醒的。

“医生啊，我不想再治了，就让我走吧，我快没有钱了吧。”患者对官医生说。

“后期治疗的费用并不高，而且刚和你女儿沟通过，她说晚上就会续交费用……”没等官医生说完，患者就打断了他：“我知道我还有点儿钱，不过不想再这样花掉了，我想留给我女儿，这是我这个爸爸